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二十二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史-史鈔

索書號

史部-史鈔-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 史部-史鈔-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漢高祖劉邦

附田儼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088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二

相宋沈倫

沈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沓居潤與倫厚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為戶部郎中遷為陝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樞密副使親



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三司事先是倫第痺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三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為母京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共未葺居第因遣中使索圖督工為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為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倫清介醉謹車駕每出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

恣蚊蚋嗜其膚童子秉箠至輒叱之其異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讓田倫乃為閻治第太康田遂為正室縉紳非之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繼宗上言曰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為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即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

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耻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旣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謚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案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方曰文備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

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克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于集賢國中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望如故從之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誦

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雨不止廬舍多壞太宗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叅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

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期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卒謚文正公

宋宋琪

宋琪字俶寶幽州蓟人少好學幽帥趙延壽辟為從事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仕宋皆表為從事宋乾德四年召拜開封府推官太宗為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閩州開寶九年為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目新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改左



史記卷之六十五 卷之三十一 宋琪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南陽琪拜平章自負
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為相詔曰今宰相序立宜在
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位實總
百揆與羣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
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雍熙二年罷守
本官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
年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
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
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
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于

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谷西適山路令大軍
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
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
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
餘里並是沿山村壑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
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非槍弩步
隊寔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
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溝祠
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
之時欲遏西衝曾壅此水况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

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入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媯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河狹桑水必溢可於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

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剃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骸之恨勃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赤心永服王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于燕境

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于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靉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旣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藩部兵馬山川形勢成又奏曰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

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羶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于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于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犄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旣窮新草未生陳芟已朽蕃馬無方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營陣之

法以十萬人爲率前陣二萬人後陣八萬人後陣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布常山之勢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會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張彥澤之所誤疏奏上頗採用之淳化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李繼隆爲都部署以討之琪上言石晉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

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勅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之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入利于速關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城守不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胡聚之處預設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圍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

可以翦除無唯其長仍先台語誦軍擊賊所獲生口
資畜許爲已有爲利談則人百其勇也上密寫其
奏令繼隆授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于含光殿上
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撫慰久之二年春拜右
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
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乘筆授辭作多幸老
民敘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
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卒謚惠安琪素有文學頗
諧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
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于人

宋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
通判昇州陛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
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
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
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
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
詔起復蒙正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凡士未
達見當世之務必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
以獻可替否當盡其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

更之俾勸于道朕臣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也蒙正
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
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
為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監脩
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
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
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
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
授水部員外後遂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



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
入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懼陰
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
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
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
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上嘗謂近臣曰累有
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
諸子冲幼未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
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
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成性自為制何言事者

未諒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將加竄殛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為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能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尙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燔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疑之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為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附治

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之古之道也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愛善惡窮之則姦慝無所

容啟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葦宇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

對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旣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

相者惟趙普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六年封許國公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陞辭曰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入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太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鶯曰

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辯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不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

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
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蒙正夾
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
容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
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武百官各
稱職者以此

宋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
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
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
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
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古齊賢堅執以為
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
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所可使輔汝
為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
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

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
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請遷祕書丞忻州新下命知
州事明年召還直史館改左拾遺次車駕北征議者
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
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
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
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
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
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
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

者以天下為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
堯舜之道無他在平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
人歛衽而至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
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
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宋法
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
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
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
待也六年為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勤究民

弊務行寬大江之人忘之不忘召還歟書樞密院事
雍熙三年大舉以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
齊賢請行是時齊賢言事頗忤上意卽授給事中知
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
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門外衆寡不敵
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遣廂軍二千出
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
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
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
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



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
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持一
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
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
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
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
捷奏且歸功漢贊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
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
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北接
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趙普薦齊賢

可大用淳化二年入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姻婭以請于沆沆為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營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所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毋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錫與搢紳以為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嘗

從容為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為報上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為踴闕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

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
齊賢罷守本官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
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
岡若燒棄之後靈武一郡勢孤繼遷之所覬
覷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
馭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
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
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
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三萬餘
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

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
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
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
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
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
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
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
不難招集西南旣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虜延環慶
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
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

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
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祿不可以濫及
此乃聖人爲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齊賢又
請調江淮荆襄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議以爲動搖
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齊賢又言靈
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
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
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
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
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

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
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
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
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
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
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而成功不難矣時不
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
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
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于理命司門郎張正
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

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為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敗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地數年之間靈州始為吞噬臣方

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沮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逋游詣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車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子闐諸處漸為控制天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不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下廝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畫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王清昭應官齊賢言繪畫瑞有謙德又

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兵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
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
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
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
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齊
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
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种放之起齊賢所薦也齊
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
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
之齊賢爲布衣時僦孤貧落魄嘗舍道上逆旅有
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
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可
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龕疎恐
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
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
取大杯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走者三又取狔肩以
指分爲數段而嚼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皆咨
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
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
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端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
千牛備身太祖卽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
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
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
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
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
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
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拜右諫議大夫許元王僖尹
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

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
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
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
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荅左遷衛尉少卿
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
飢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
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
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
退善否苟得穎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
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



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
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寇準亦
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
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
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
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
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
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端歷
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
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

相位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論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至道初太康縣獲玄兔以獻呂端等曰玄北方之色兔即陰類中國陽也將有夷狄解辯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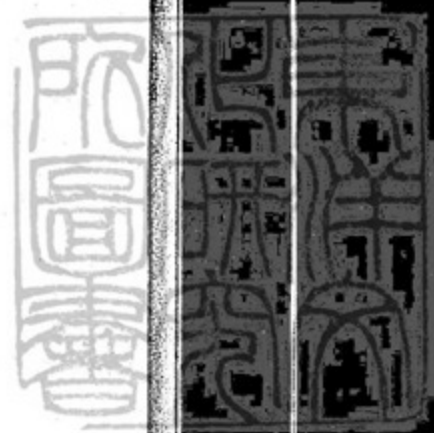
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

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真宗爲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有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鑠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阼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十一

三



東方化學研究所
No. 000

0 1 2 3 4 5 6 7 8 9 2



宋李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潭州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召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真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即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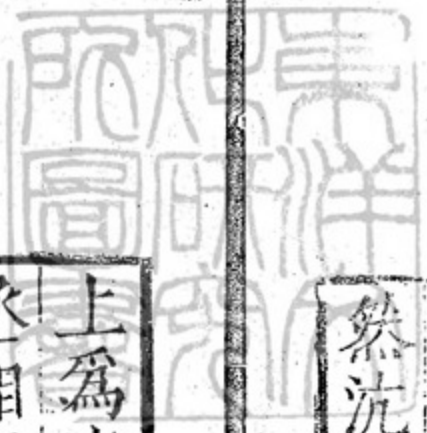


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

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

困之爾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
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
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眾議各異未即從沆
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參政
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
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
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
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為相遽與虜
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且未以為
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奉

趙出
夫相



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
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
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
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
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
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
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
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
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

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比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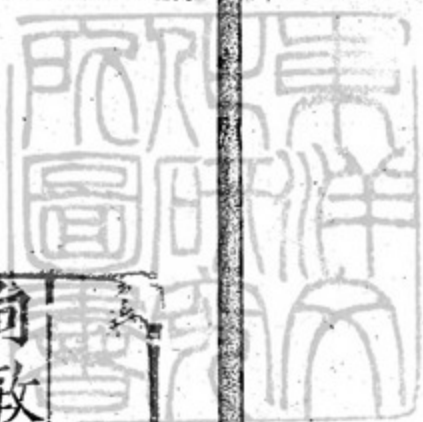
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息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沆爲相口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純厚始祔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卽位詔配享真宗

廟庭沆性上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
密不求聲譽動遵條置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
坐未嘗跛倚沆頗通釋教不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
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太隘元一曰居第嘗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
爲太祝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堂前
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
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
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
豈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

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
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
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右卧而逝時盛暑停
屍七日室中無穢氣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
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
如此

宋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爲著作郎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入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没入祀吉賊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尼道安搆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旣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



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_中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笥中_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

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使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婦柴將携貲產適張齊賢安上疏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爲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得其

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知永興軍先是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白金十錠敏中靳不與於是白草敏中制書極力詆之有云對朕食言爲臣自昧敏中讀制泣下景德初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安撫使俄遷京兆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

闕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復用之意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

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豈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謚文簡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于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故雖衰

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謹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人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三牆上抗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官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眚井則婦人已為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

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前之僧負此人死敏中固問之乃以實對敏中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答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可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入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

宋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上選知口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制誥范景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爲學士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者出知濠州大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無踐歷固不減二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又林瓦章引避朝議書一名不偏諱不聽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存或亡兩晉事多鄙惡不可

流行者真宗以諸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
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景德初兼
秘書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
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
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
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
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
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
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
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廷罕

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
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
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寇
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為相守
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由宗古告準交
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
宗古吏具伏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
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數為諸
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還轉窺貝冀
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傾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

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
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
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
契丹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真
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
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
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
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
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闕開二三大
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

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
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
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
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
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
萬契丹大震獯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爲伏弩發射
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便還得要領
又與其使者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
十萬論皆以爲過二安曰今如此契丹所顧不重
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案邊要選良守將易

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行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起流亡廣儲蓄不幾復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嘗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實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十月晨朝王崇政殿廬疾屢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謚文簡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雍熙二年九月廢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擊弓射之帝誨督甚力皆不悛重



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元祐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牖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

遂廢之選立章聖爲太子準由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賊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

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泗泗頓首謝於是切責泗而知準爲可用矣卽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寔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爲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

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杜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羗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石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

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遠京所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懼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街

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慣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曾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尙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

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
 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
 徜徉無鬪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
 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
 不發飲笑自如謂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
 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
 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
 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
 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
 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

是非
半不
既了



請幸八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
 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
 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
 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
 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
 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眾請駐蹕以
 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
 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
 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
 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眾議皆懼準力爭之不

决出遇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復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决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譴歡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

軍捷覽出戰時威虎軍張頭瓌守牀子弩弩械矢中捷覽額捷覽死乃密奉書詰盟準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譖準壺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準在中書喜用寒酸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

士他舉措自任同列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于是卽時進促出敕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

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荅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脩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次將或云欽若數進疑辭于上前故準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準自澶淵還頗矜其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謂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

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明年罷知陝州，遂用王旦為相。帝謂旦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出知天雄軍，比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祥符七年，復召為樞密院使，同平章事。先是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益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詩賦各一首，益

賦詩六篇，殊屬詞敷瞻，上深歎賞。宰相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益，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遐陋而棄置邪？乃賜殊進士，出身益同學究，出身及是。上御崇政殿覆試，得進士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皆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人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上意已厚之。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上喜，特詔命齊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為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同列曰：「又與

中原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林特為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亞特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進纔五萬帝不悅謂王且曰準剛忿如昔日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為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徙永興軍是時上方崇奉天書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京兆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且且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

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能素妖妄託神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能所善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其事天禧元年復召入同平章事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爾準不懌揖而起準為樞密院使時曹利用為副宰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丁謂遂合謀

欲排進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四年真宗得風疾政事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干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間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政事上不計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罷準爲太子太傅以李迪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拯旣受樞密領使者

三前此未有上徐覺其悞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叅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盍遷曹利用或丁謂中書乃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旣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謀益深客省使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始得疾浸劇嘗卧枕懷政股與謀欲命太子盍國懷政出告寇準遂請間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踈斥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崇勳等議其事

崇勳詣謂第告變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之
及明利用入奏詔曹瑋與崇勳鞠訊具引服斬之謂
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使馳驛詣永興
捕能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
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
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面無人色謂素
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稍安準知
安州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
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李
迪口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蓋自此始以王曾

參知政事學士錢惟演爲樞密副使準坐朱能再貶
道州司馬過零陵溪洞蠻夷乘間抄掠其酋長聞而
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趨遣人還所抄掠其
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
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繼以
三絀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
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
參軍迪亦自鄆赴衛州圍練丁謂惡準與李迪必欲
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搢馬前至
道州準方與客宴起迎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

來之故不荅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進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救于庭升階復寘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于他日卽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初丁謂出準門下王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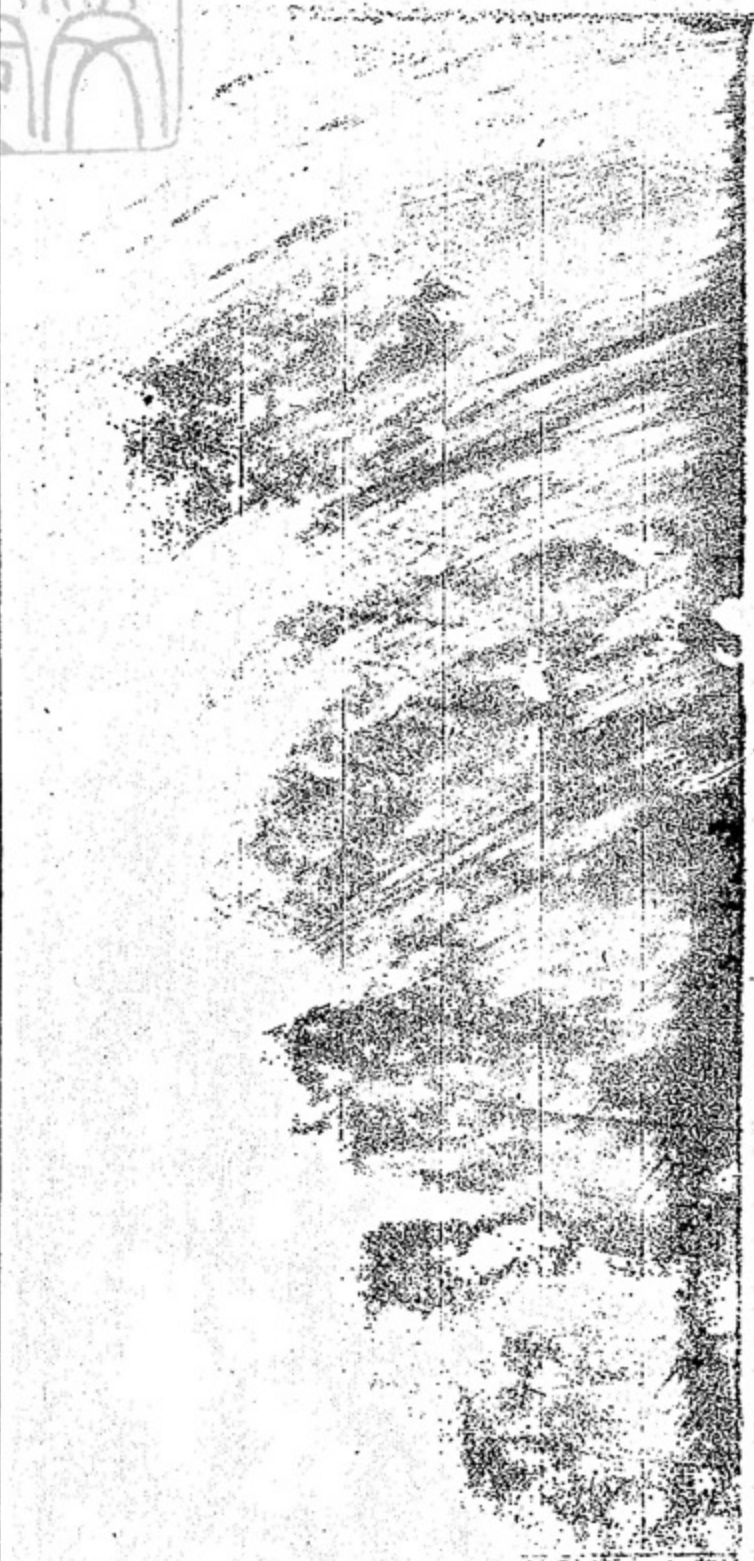
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曰深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間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大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下爲一帶一以賜準及是遣人取自洛中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

設卧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字蜀聞準十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攸怪而問之曰人干言而不盡者一言之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怒雖貴不改也及準出陝詠適亡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爲也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駮鄧州花蠟燭名著天

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準燭法準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成堆杜衍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人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吉準既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初處士魏野謂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在雷州踰年旣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

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竽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記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謚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母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準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二



東洋圖書
卷之三

三

